

美國側面像

劉尊棋著

新中國書局發行

美國側面像

劉尊棋 著

新中國書局發行

目次

小引·····	(一)
一 紐約客·····	(四)
二 小城市風光·····	(一六)
三 『黑人問題』·····	(二三)
兩個故事·····	(三三)
一條鴻溝·····	(三四)
是解放了麼？·····	(三六)
產業中的歧視·····	(四〇)
政治及其他·····	(四三)
四 排猶運動·····	(四四)

被分割的自由.....(四)

法西斯通病.....(四)

女人們.....(五)

下一代.....(五)

勞工.....(六)

工資・利潤・物價.....(六)

資本家的攻勢.....(六)

勞工貴族.....(七)

工人階級的新陣容.....(七)

土地上的奴隸們.....(八)

兩張影片.....(八)

佃農和雇農.....(八)

關於TVA.....(九)

財主們的政治.....(九)

競選的政黨·····	(九五)
這叫做民主·····	(九六)
也有矛盾·····	(一〇五)
一〇 報紙透視·····	(一〇九)
富豪的自由·····	(一〇九)
新聞來源的獨佔·····	(一一三)
標準化與統屬化·····	(一二四)
『自由』與負責·····	(一二八)
一一 雜誌攤·····	(一三九)
家系·····	(一三三)
津貼·····	(一二八)
幫兇·····	(一三一)
一二 人民陣綫·····	(一三七)
怎樣逼出來的？·····	(一三七)

進步黨誕生.....	(120)
爭取勝利.....	(121)
面對着迫害.....	(121)

小引

去年春天，我獲得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一筆獎助金，被邀到美國對新聞出版事業做一年的考察研究。實際上我留在美國不過十個月。這個時期，剛好是美國『冷戰』很兇猛的一個時期。狂妄反動的低氣壓，使我感到和蘆溝橋事變前住在日本時同樣的窒息。

我在紐約化去了大部份時間。其餘則橫越大陸兩次，看了十幾個大小城市，週遊了南方幾個落後的州，到了以波士頓爲中心的東北部一次。

對於一個錯綜複雜和萬花筒般的美國，這樣短短時間的觀察，不會得到很深刻的認識。不是以新聞記者的資格，我也沒有會見過幾個大人物。這本小冊子裏所寫的不過就我耳聞目見所及，特別就與小人物們生活有關的事情，來試繪一幅美國的側面像而已。

在我看來，美國還是一個年青而天真的民族，有着挽起袖子就幹的精神。但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桎梏着它，腐蝕着它，播散着人與人間仇恨的種子。

美國還有着廣漠無垠的處女地，但成千成萬的小人物流浪在紐約的街頭，沒有立錐之地。另一方面，反動的好戰派天天在別的民族的領土上打主意，想獨霸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

美國還有無窮的資源，譬如燃料。但石油大王和他們的代表福勒斯特（國防部長）卻爲獨吞阿拉伯的油田而煽動着中東的戰火。

沒有一個美國人能答覆『誰會真地侵入美國來』這個問題，可是人們戰慄地預感着明天也許會爆發第三次大戰。

美國人民已經開始追究這些不合理的矛盾。一般地說，他們在羅斯福執政的十數年間，有相當舒適的生活水準。他們爲什麼不可以戰後保持這個水準呢？倒底是誰在作祟？他們已在不耐煩的追問了。

當獨佔資本的喉舌叫囂着用戰爭來『保衛西方文明』的時候，人們在想：爲

什麼不把我們自家的事搞好呢？要想和平，必得搞好自家的事，這正是絕大多數美國人民的心情，也就是華萊士運動獲得意外成功的原因。

今年是美國人民力量受着嚴重考驗的一年。十一月的大選是他們一個戰場。反動力量正在四面埋伏，在他們走上戰場以前，打垮他們。但大選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後一個戰場。反動勢力獲勝，可能使合法鬥爭轉化爲非法爭鬥。進步勢力獲勝，也不會一舉奠定美國新民主的基礎。長期的內爭是可以預見的。現在還只是開始吧。

一九四八年春

一 紐約客

今年是紐約建市的五十週年。在這樣年青的城市中，八百萬居民中沒有十分之一是居住了三代以上的。但每三年中到過紐約的人，總計有全美國的人口那麼多。所以在紐約，人人都有些做客的感覺。

有人說，紐約是美國一切現象的縮影，同時也是美國一切現象的否定，因為它有許多不屬於美國的特點。這本是可以應用到上海、香港、倫敦、巴黎或任何大城市的一句話。不過在什麼事情上都要做到世界的『最』字的美國，在紐約就特別顯著了。

『紐約客』是來自七十個不同國度的人民。他們有一百多不同派別的宗教，有二百種不同文字的報紙。他們說着八十三種不同的方言。紐約聖經會也就用那麼多不同的話印成聖經。

這許多不同種族、語言、風俗習慣的人，無形中把紐約分成爲若干不同的地區。例如中國人聚居的『唐人街』和義大利人住區相毗連。俄羅斯人區附近有匈牙利與羅馬尼亞人住區。這些都在下半城。靠中半城則有德國人區，瑞典人與丹麥人區，還有敘利亞人區。靠上半城則有西班牙人與古巴人區。另有一個很大塊地區幾乎全是黑人和普瑞托立哥人，那就是有名的『哈蘭姆』。這些不同的居民區都在紐約市五個行政區中最主要的一個曼哈頓島上。在另外一區布魯克林，則大部份是各國來的猶太人。

提到『哈蘭姆』，紐約有紳士感的人大都望而卻步。紐約六十萬黑人中，一半以上都住在這裏。我一到紐約，有些朋友就警告我，那裏是去不得的，因爲白晝都會搶人。有的還引述了一些被搶的事件。但我單身去了幾次都未出事。

住在哈蘭姆區的並不都是窮人，不過這裏既成爲『黑帶』，垃圾多，窗口晒着衣服，赤腳的孩子抓糖菓吃，自然構成和許多上層住宅區不調和的現象。後來我發現每一個大城市都有這麼一個『黑帶』。

受到排斥，就蓄藏反抗。美國衆議院中僅有的兩個最前進議員都是紐約哈蘭姆區選出的——馬堪多尼歐和埃薩克遜。

我離開紐約前曾到哈蘭姆拍幾張照片。在街角上遇到兩個工人模樣的黑人。我要求他們進入鏡頭。一個矮些的不好意思地走開了。另一個高大的看了看我，便向他大笑，並且高聲說：

『喂！這個中國人，他們在打着內戰，我們不是也快了嗎？哈，哈，哈！』我驚異地過去問他，他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忽然嚴肅起來，說：『你不懂麼？我們都是連狗也不如的人（Under-dogs）。誰知道什麼時候就要幹他一場。幹起來時，不是和你們的內戰一樣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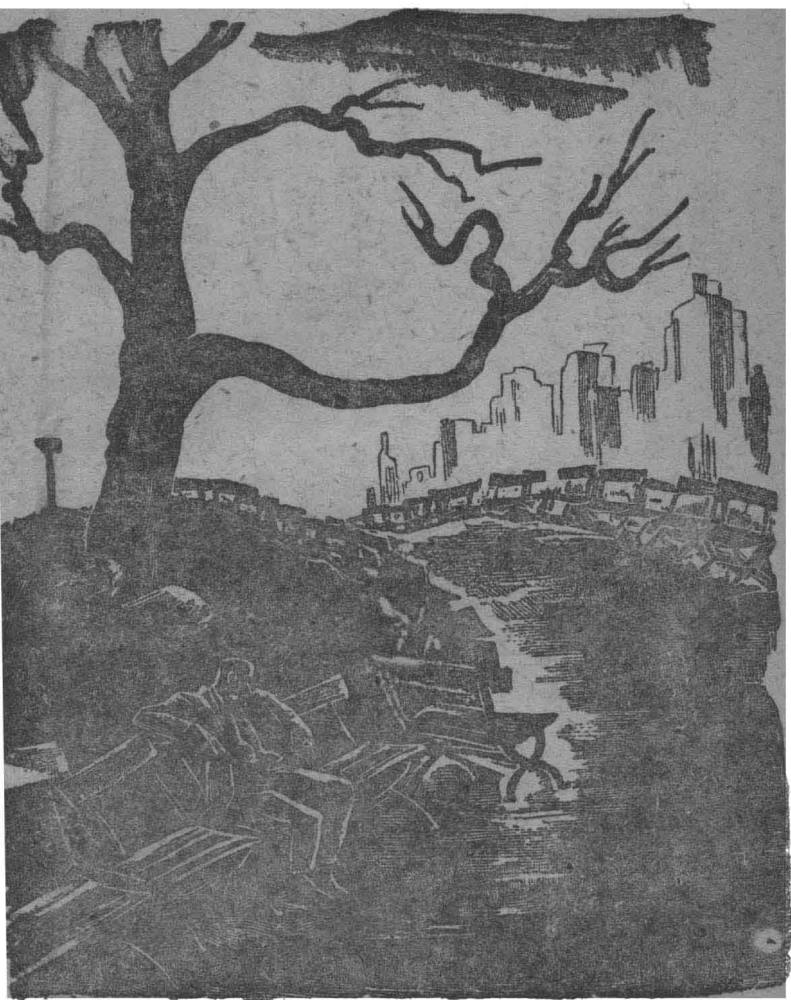
紐約市所有的馬路如一條條接起來，等於橫貫全美國兩倍的長度。曼哈頓的街道排列得像圍棋盤一樣的整齊。只有一條叫做百老匯約長馬路從西北端斜通到東南端，在市區內造成許多三角形的『方場』。最熱鬧的方場要算『時報方場』，就是紐約時報前面幾條街交叉的中心。雖說是方場，但日夜都擠滿了車輛和行

人，緊張萬狀，幾無隙地。這一帶也就是劇場和影院麋集的所在。去年除夕在時報方場湊熱鬧的人，警局估計有三十萬。單身女子都不敢去，因為那天晚上任何男人強吻一個女人可以不受罰。

方場是小人物休憩的場所。有許多長凳。沒有風雨的日子，長凳上總坐滿了年老和失業的人們。在炎夏天，這些長凳便成為無家可歸的人的免費宿舍。紐約中央公園裏外的長凳，夏天每日有一萬以上的人過夜。

無家可歸的人的另外一些宿舍，是地下電車和電影院。地下電車化五分錢最長可坐二百六十六哩，夜間照樣開行，坐客少，有人便在長椅上睡一夜，清早爬上地面來。便宜的電影院有兩角錢可進去，從一早不斷地映到後半夜，到裏面睡覺，比付任何租金都便宜，醒來還可以看一部片子。

但是最生動的方場是聯邦和哥倫布兩個方場。每天黃昏都有好多『肥皂箱上的政客』演說。每一個演說者的聽眾也許只有兩三個，也許一兩百。太陽西沉後，三五成羣的人圍住幾個手舞足蹈的演說家。有些鄭重其事地弄一張椅子，椅



方場小人是休息的場所

背上插着一面星條旗，人站在椅子上講，旁邊還有人散發傳單小冊。有的真地站在一隻肥皂箱上。但大多都是立在平地上。

演說的人有時很容易被發覺是屬於某一個政黨的，有時則聽他講了十分鐘還弄不清楚他倒底主張些什麼，反對些什麼。這一組像在聆聽一個紐約自由黨的發言人。那一組中像是個托派在叫囂，旁邊一個老女人散發着『新領袖報』。他的旁邊也許是個共產黨的演說者，也許是一個禁酒派。聽衆大體上是嚴肅的，常常也打斷演說者的話，插進一個譬喻，表示強調同意他的話，或者提出惡意或善意的質問，那時聽衆中另外也許有人會阻止這個多話的人，於是就引起了熱烈的爭論。

從來沒有一個民主黨或共和黨的人在這些方場演說。全國幾千家報紙和所有無線電台都控制在他們手中。兩黨在紐約市有五百以上的俱樂部。他們無須在這樣的方場上浪費精力。

有一天晚上在百老匯散步，我碰到一羣人在街口騷動着。原來有兩個美共黨

員在演說，和散發小冊子，給一羣惡少搗亂了。他們把未散掉的小冊子搶過去撕毀在地上，然後一哄而散。我走進人羣中時，一個作看熱鬧狀的人說：『沒有什麼！打康米斯（美國污辱共產黨的諱號）！』

我像是看到了暴風雨前的一片烏雲，又像置身於『柏林最後列車』中描寫的景象。

高熱的政治氣候，貧窮的深淵，罪惡的森林，財富的金字塔，虛榮和享樂的迷宮——構成了紐約這個世界最大的百貨店。在這個大百貨店裏，『保持忙碌』成爲每一個人生活的必要原則。從證券交易所到地下電車，人人都像抓住一分一秒鐘在忙碌。有錢的忙於享受。小人物們也只有忙碌，方能生活和忘掉生活的苦悶。一個東方人在這裏感到沒有精神生活，又做不到美國人那樣有事和無事忙，就會覺得悵惘。

一百零八層的摩天樓『帝國大廈』，付兩元美金可以登樓頂瞭望全市，心曠神怡。兩年來有三十幾個人卻從這裏跳下自殺。於是樓主爲保持名譽計，訓令全

體職工，特別是開電梯的人，注意上去的人是不是『很忙碌』的樣子。倘如不是，則可斷定他有沉重的心事，要跟縱他，避免他跳樓。根據這樣的指示，去年當場抓住了好幾個正要跳樓的人。在紐約，你要避免別人注意，不忙也要裝忙。

一個不算頂有錢的公司經理，住在紐約郊外。早晨九時起身後，吃了早點，爲了省去駕一小時汽車的時間，就在自己茶桌上面對着一盞咖啡，打開對話機召集他的公司高級職員舉行每晨例會。每一個職員的口頭報告，他都聽到，自己就在家裏發出指示。對話機一關，就要忙着和他的在南方海岸避寒的董事長通長途電話。緊接着收聽無線電每小時一次的新聞廣播，再把報紙翻個十來分鐘。祕書來了，趕忙提醒他今天的約會，和這個禮拜中替他安排好的新約會，其中可能包括四次飛機的旅行。然後拿起錄音盒，口述一二十封信和電報，交給祕書去打好發出。

他要高興，這時可能驅車到公司裏看看，否則附近的火車站已有一輛自備的專車替他掛好了。午後起碼有一個業務會議，兩個茶會，三位要和他談話的公